

一粒芝麻

□刘卫国



事，能打开车门的，也许只有孙小对了。再次，景小文在勘查现场时无意中听到围观人群中一位小孩说了句“二牛把事可惹下了”。而“二牛”，就是孙小对的小名。

几年的工作，景小文早就与当地群众打成了一片，勘查完现场，来到孙大爷家，正巧孙大爷正坐在家门口悠闲地喝着茶抽着旱烟。

“来，抽一锅。”

“抽一锅就抽一锅。”在乡下，对方给你递过来烟锅，你不接等于瞧不起人，一身便装的景小文索性入乡随俗。蹲下来接过孙大爷的旱烟锅吧嗒吧嗒地抽上了，那个“香”啊，其实香不香只有景小文知道。孙大爷是乡里老人，不是知道得多，而是精，“精”乡里的事。

一锅烟抽罢，景小文和孙大爷拉起了家常。

东拉西扯，五马长枪地编一阵，眼见到了中午，景小文问孙大爷：“爷，快到晌午了，想吃啥？吃不吃凉皮？”

“吃么，大夏天的，吃凉皮‘饅活’。”孙大爷说。

“爷，擀面皮、蒸面皮、米皮、酿皮、烙面皮，你想吃啥？我去给咱买。”

“啥都行。”

“那咱就吃凉皮。”

麻酱凉皮，孙大爷震了一下，表情稍微有些凝固。麻酱麻酱芝麻酱，他早上听说有人哄抢铁路盖车里的芝麻，这事难道和儿子孙小对有关？

说回间，孙大爷的儿子孙小对回来了，孙大爷直接就问：“是不是你干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孙小对头摇得像个拨浪鼓。

贼没赃硬似钢，凡事要讲证据。虽说孙大爷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但儿子死不承认他也没办法。

景小文将孙小对拽到跟前坐下，继续喝茶，聊天。

无意间，景小文发现孙小对挽起的裤腿，他似乎发现了什么端倪。

“孙小对，你把裤子挽那么高干什么？大夏天的，还不知穿一条短裤呢。你看挽得那么高，多难看。把它放下来。”

孙小对心里咯噔一下，坏了。但是又不得不放下挽起的裤腿。

等裤腿放下来，孙大爷一下怒了：“哈，果然是你干的！”

原来孙小对从卷起的裤腿里掉下一粒芝麻。

孙小对那个悔啊，作完案干小心万小心，鞋子脱下来也抖了，就连指甲缝里都检查了一遍没有芝麻，谁知卷起的裤腿还是没抖落净……

案子很快水落石出，当日早上，正在吃肉夹馍的孙小对看到铁路线上临时停了一列货车，他走向货车旁，发现车门缝隙有几粒芝麻，他猜测里面装的应该是芝麻，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撬开车门，附近村民看到车里有装了这么多袋芝麻，认为偷点芝麻犯不上大罪，便一哄而上……

赶在警察到来之前，村民们将芝麻都隐藏在自家车里，唯独孙小对将芝麻背到县城卖了。

通过教育，哄抢芝麻的村民们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带着芝麻纷纷到公安机关自首，公安机关根据情节予以了处罚，孙小对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芝麻案不大，从发案到破案，用了不到5个小时。上级党委研究立功受奖事宜，征求景小文意见时，景小文嘿嘿一笑说：“荣誉还是多考虑年轻人吧，他们今后的发展空间大，他们最终会懂得荣誉是责任与担当。”

“成功者之所以成功，因为他们总是面对着太阳唱歌，而把背影留给世人。倘若有人听到从背后传来讥讽与嘲笑，便立刻转过身来，面对自己的背影哭泣，那他们就无法达到希望的巅峰。”这是景小文在警校时的一篇日记。

俗话说，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景小文从小就喜欢吃芝麻。正如他的人生一样，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警校到如今就职的刑事技术勘查大队，可谓一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顺心顺意。

景小文埋头苦干，任劳任怨，工作精益求精，通过技术勘查破获了许多大案要案。数年后，按照干部管理规定，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勘查大队的一把手。

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第一个案子来了：某村村民哄抢了一盖车里装载的芝麻。

案子其实很简单，芝麻被哄抢，铁路线将村子一分为二，没有封闭，货车就在村子附近临时停车，谁打开的车门？这是案子的关键。

芝麻案件对景小文确实是一个考验，去调查，村里人都会说我没偷，挨户搜查、翻裤兜、翻衣袋，也是不可取的。

但是有个细节直指村里孙大爷家的儿子孙小对，首先，案件现场提取一个肉夹馍的袋子，有人证实是列车临时停车前孙小对正在吃肉夹馍，就是这个纸袋子；其次，根据掌握的信息，孙小对平时好逸恶劳，村里青壮年男子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，只有他整天待在家里无所

浆水情愫

□孙文胜

还未到立夏，就收到一条意想不到的短信：“兄弟，把浆水的做法给介绍下，最近可想念家乡老坛里的酸浆水了。”写信的人，是从小和我一起玩泥巴、滚铁环的发小。这老兄在南方打拼十几载，多年都没个囫囵信儿，这春天打问夏天的事儿，怕是有乡愁萦绕于怀了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西北高原，黄天苦日，滋阴润肺的浆水是不可或缺的时令小品。在乡村，谁家的浆水写得清冽凉爽，谁家女人就能博得个心灵手巧的好名声。故此，每到初夏，女人们大都要早早采摘一篮水芹菜，或切好一盘苜蓿笋条，手撕几片包菜准备窝浆水。浆水富含乳酸菌，酿制的器具也有讲究。铁制铝制的盛器不能用，最好是陶罐或瓷坛，通风透气不串味。制作的过程很简单，菜品洗净，快速在开水里焯一下，放入罐中。然后注入煮沸的黏面汤，盖好盖，置放在阳光能够照射到的窗台或矮墙上。温度适合的话，三五日即成。当然，若有现成浆水做引子，这一坛便酸得更快、更地道。

娘一生没有走出关道中。在她的有生之年，除了和父亲靠几亩薄地养大了一群儿女外，剩下的就只有案板上的勤俭和用心了。窝浆水是她持家的一个缩影。头道浆水做成后，她会倒掉罐底浓稠的面粉沉淀物，将捞出的酸菜和撇出的清汤重新入罐，再添加补充一些新汤，酿成二道浆水。两者相比，二道浆水味道更醇。往后，汤汁、酸菜且吃且续。夏天炎热，为防浆水“白花”，她像照顾婴儿般尽心，三天一翻搅，五天一清底，

清汁重新入罐前，会用开水把罐里里外外、反反复复烫几遍，就连捞菜的筷子都是专用的，如此看护的浆水，色正味纯。

有了这坛浆水，盛夏的日子就好过了。三伏天，父亲头顶日头，打场锄地，娘会捧来一碗浆水给他解暑止渴。我眼馋人家喝饮料，娘会偷偷给酸浆水里加勺糖，酸酸甜甜的也蛮过瘾。最难忘的是娘做的浆水面。入夏的麦子上场了，庄稼人都要磨新面尝尝鲜。这时浆水就称了王。

狭小的厨房里，娘擀好面，就搬回老坛兑浆水。菜油烧热，先入葱姜、花椒爆香，接着倒进瓷碗里预先切碎的酸苣菜翻炒。炒至半熟，徐徐加入浆水汁，再去进几段红辣椒。出锅的汤汁又清又亮，上面还薄薄浮着一层红辣油。面条煮好后，倒进熬好的浆水汤，色香味美的浆水面就做成了。吃的时候，给碗里撒上香菜、葱香，那色、那香和味就更醇厚了。转眼间，娘离开我已近三十年，但每看到要做浆水面的身影，我还是会想到娘佝偻的腰身和满头的白发。

前年初夏，和妻到咸阳湖看樱花。流连忘返回日已过午，饥肠辘辘，问妻吃啥？她立刻就冒出一句：浆水鱼儿。这一顺口看似偶然，其实是骨子里固有的一种眷恋。那一天，赏了樱花，吃了浆水鱼儿，几个浅浅的小满足，串联起来就成了大快乐。

余光中先生眼中的乡愁是邮票，是船票，发小有了一碗家乡的浆水汤，梦里应该不会再有惊醒和忧思了吧。

火车上的慢旅程

□王蓓蕾



世相物语

每个人的一生中，总要有几次乘坐火车的经历。虽然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可选择，但我仍固执地喜欢绿皮火车上的慢旅程。

乘坐火车，你要知道在哪一站上车，哪一站下车。起点、终点缺一不可。然后，将身份证攥手中开始等待，在人来人往的候车大厅，留意过往人们各自的装扮以及言谈举止，猜想他们的身份、年纪以及目的地，或许与你是一趟列车，或许只是擦肩而过。

随着人流检查上车，买到坐票的人不紧不慢地寻找自己的座位，希望会是个靠窗的座位。买站票的有的先找个座位坐定，希望座位没有人，有乘客到来，便匆忙起身另寻他处；有的则等到火车开动大家都坐定后，才穿梭于各个车厢找座位。坐定后，看着沿途的风景，听着列车员反反复复的推销声，有人厌烦，有人仅是旅途中的一点点插曲，有人则会买些东西带回家。在前行的火车上，不同的人，会有不同的心态，也会有不同的选择。

每次坐上火车，我都会揣测坐在我旁边的是什么样的人，是身着情侣装的年轻男女，是漂泊他乡为家庭打拼的中年男子，还是白发苍苍却精神抖擞的老人，皆有可能。喜欢看那个帅气的男孩，把肩膀借给女友，细心地帮她擦汗，两个人共用一副耳机听歌，偶尔眼神交际，一些小小的不经意的动作，让夏日车厢里的空气都甜蜜许多。喜欢看两个陌生男女各自倾诉自己的过往、人生观、理想，偶尔那男子开个玩笑，那女子莞尔一笑，轻松自在的氛围令人感到惬意。因为是陌生人，大家总是来不及相识又匆匆别离，反而可以侃侃而谈，多的只是一个回忆，一段故

事。喜欢看旁边两个中年男子小酌，瓶盖一开，酒香四溢，两人碰杯，吃点儿刚买的豆腐干和鸡爪，操着外乡口音开始闲聊，虽然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，但是却看出了他们的希望、喜悦，真实性自然流露于言语之间，与此同时也感受到岁月在他们身上的沉淀。也喜欢对面坐的那个慈祥的老爷爷告诉我：我们那一代如何如何，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又怎样怎样。我扶了下眼镜，望着周围形形色色的人，试图通过观察猜测他们的内心……

几米的《地下铁》中曾有过这么一句话：“穿越地心的另一端，会不会刚好有一片盛开的玫瑰花园？”意境何其美妙，而我，坐上火车，在路过每个城市，常在想这个城市承载的东西，以及这个城市与我的联系，这个城市有我熟悉的的那个人。曾经在华灯初上时，别人下车，看着身旁那个人在吃泡面，我却想起一站所在的城市，有个对我很重要的人，便有了下车的冲动，可最后还是没下车，只是发短信告诉那个人我的想法，然后继续我的旅程。我在想，什么时候是否会有人，真的为一个人冲动地中途下车，那个不熟悉、不属于他的城市，会有人在出口等待吗？

一站站过去了，沿途的风景换了又换，周围的人亦如此，有人下车了，去了自己的目的地，有人上车了，开启他的旅程。或是去异地求学，或是打拼，或是旅行，或许只是去见一个人。

火车上的旅程总会到站，亦如人生。你永远不知道这一站是终点，还是另外一个起点，今天的车站跟昨天的车站又有什么不同，未到站的只能继续前行。而我，依旧期待下一次火车上的慢旅程……

清茗·廉韵

□冯延庆

周末书店闲逛，唐公子的两本散文集《美，从一杯茶开始》《在一杯茶中安顿身心》偶然撞入眼帘。唐公子热爱诗词歌赋，他用诗人般的眼光去看茶，在他行云流水的文字里深深领会到了“中国人的诗和远方就在一杯茶里”。大概是受这两本书的启发和自己的工作缘故，对茶便产生了另一番感受——守一怀清茗，盈一眸恬淡，得一缕清香，生满堂廉韵。

一杯清茶问古今，两袖清风为苍生。茶，韵高性洁，甘醇清正，具有“淡如君子洁如仙”的传世美誉，故被人们赋予清廉志士的代表，茶风廉风也。以茶养心、养性、促廉，从古至今一脉相承、相得益彰。

闻名于世界第一部茶专著《茶经》提到“茶之为用，味至寒，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，唐代茶学家陆羽用“精行俭德”来连通茶性与人性，他认为茶最适合品行端正、有节俭美德的人，自然流露出代茶圣高雅自洁的淡泊心志，真可谓由表及里参透了茶道的精神内核，耐人寻味。

东晋大臣陆纳，“清茶一杯以待客”成为他一生做人为官的清廉典范佳话。在陆纳家规中有一条，无论来者的身份地位如何，皆以茶果相待。相传，他在京为官期间，朝中官员之首谢安前来家中拜访，他的侄子怕招待不周，自作主张换成酒席盛情款待，陆纳强压着怒火用完宴

席。客人走后，陆纳大怒曰：“汝不能光益父叔，乃复秽我素业耶！”，意思是说，你既然不能给你叔父脸上贴光，为何要破坏我廉洁的名声！一番训斥之下仗责侄子四十下，以儆效尤。《晋书》称赞他“恪励贞固，始终不渝”。想必陆纳先生定是爱茶之人，以茶待客的家规更是意味悠长啊。

茶之清俭素雅、灵气风骨，深受文人青睐。“一次涤昏寐，情来爽爽满天地。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。此物清高世莫知，世人饮酒多自欺。”这是唐代皎然的茶趣。“洁性不可污，为饮涤尘烦。此物信灵味，本自出山原。”这是唐代韦应物的茶语。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这是宋代苏轼的茶味。诗人们认为茶乃丹山碧水馈赠于人类的尤物，纳天地之灵气，干净纯洁，具有洗涤心灵、洗净尘烟之妙趣。茶香清幽高扬，在唇齿间回甘生津，在一脉一络中恣意氤氲。

唐公子说，喝茶是一个修心的过程。自古品茶悟道、修身养性似乎是浑然天成的。轻闭双眼，让茶香在鼻尖轻触，小抿一口，把心沉静下来，一股沁人心脾的暖流回荡肠胃。细细品味，这一刻烟火平息了，内心久违的安宁伴随着余温姗姗而来，那便是自然之美，生命的真谛也由此慢慢升华，你会感慨，这人间繁华不如此天地间的一口茶。爱茶之人，久润心田，便

往事如烟

内心那支口琴

□天谛

这一阵，常神思恍惚，易醒，多梦。凌晨4点应是酣睡的时段，却听见隔壁声乐研究所有人在晨练，狼似的舒喘吵醒了熟睡的逗宝儿，他哭着从床上站起来，手里突然捧起一支口琴，不闹了，还“哆来、哆咪”吹起来……奇怪了，逗宝儿才2岁多，家里又没口琴，他吹着吹着，怎么又变成我在吹？明明我住在悉尼北郊的寓所里为孙子哼唱摇篮曲，我怎么又被外婆送去幼儿园唱“排排坐，吃果果”了呢？

哦，又是做梦！醒来，好一会儿我才确认自己真真切切地活着，坐在家里的床沿上发呆。

自从当了爷爷，我带孙子、孙女时总是睡觉不安生，常常神魂颠倒，看见孙子变成自己。当爷爷也好，做孙子也罢，只要全身心投入，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但迷迷糊糊的梦境牵扯出的回忆让人不舍。这时，你会容许琐事暂时让位，任自己去追溯一番，因为那是你钻心入肺的私人珍藏，是你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印记。

就说那支口琴，它确实存在过。那是幼年时，我在家里见到的。长大一点儿后，我知道口琴是妈妈买给小舅舅的礼物，奖励他考取了上海机械学院。后来小舅舅不吹了，就拿回来给我玩。那是当时最好的品牌“国光”口琴。

小孩对于玩具等物什，一般都是“新开茅厕三日香”，况且那口琴又长又重，琴边又厚，小孩嘴小，才吹几口就觉得不好玩，因此不知被我扔到什么地方了。

后来，我们全家搬到农村父亲的老家。过了三四年，母亲被送进医院治病。不久后，我突然又见到了那支口琴，不知是谁把它放到了我的枕头底下。那是个大年初一的早上，我向父亲，他只是笑笑不说话。我在想，父亲正病着，母亲也不在家，一点儿过年的气氛都没有，这支口琴大概是父亲作为压岁礼物在



大年夜塞到我枕头底下的。口琴用一块湖蓝色正四方的毛巾裹着，闪着明亮的光，是用心擦拭过的。

我如获至宝。可没过了一会儿，这高兴劲儿便如霜打的秋菊——蔫了。因为，这支口琴吹上去偶有一两个音符会响起，大部分琴孔都闷闭着。我把口琴移到光亮处照一照，发现琴孔里有垃圾、簧片上粘着尘垢。我这才想到，口琴是外婆塞在我枕头底下的，因为她眼睛不好。

我把口琴弄干净后，漫无目的地瞎吹，并摸索从凤凰琴上学的七个音符，寻找连成乐句的感觉。凤凰琴是上海小舅舅送的玩具，我去玩时常常拿来乱弹。此时，乱吹一通后果，是被祖父教训一顿：“瞎吹个啥，名堂全

无！”祖父的话好像是激将法，我偏不信自己吹不出名堂，就躲到远处的田野或河滩上去练习，不让他听见。突然有一天，口琴传出一句完整的乐句。我很惊喜，接下来便一发不可收，我一句一句摸索，连成整首曲子；音域不够，就用中音区的音名替代；吹不出高音，就用舌头堵，还通过气息、抖琴等办法变换吹奏效果，自己觉得很好听。父亲听了也含笑点头，算是赞许。

那段时间，母亲住在医院里久不回家，听父亲说治疗效果不理想。一次，父亲带着我和妹妹去探望她，母亲竟然不认得父亲和妹妹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突然叫了一声：“儿子啊，心肝！”我不禁眼泪直流，母亲在神志模糊下只记得她的儿子，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场景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懂事地配合父亲做些家务，还养猪、养羊、绕手套、扎扫帚、钓鱼摸蟹。放学回家我就抓紧做作业，空下来才吹吹口琴。想念母亲时，我就一个人躲到清静的地方吹几曲。这支口琴一直保留到我上高中。记得在高中文艺演出时，一位吹笛子的学长邀请我吹口琴为他们班的舞蹈节目伴奏。后来我去上海读书，父亲翻造了老房子，许多家具也更新了。当我回家住进新房子时，口琴已不知去向。找不到口琴，我的心情很低落，因为有过多少情思寄托在那支口琴上，它的每一个音孔都灌注过我思念的泪水。但值得高兴的是，那时母亲已经回家，神志也已清醒多了。

从带着这支口琴出发，到如今我已满头白发，整整过了一个甲子。这漫长的人生路上弹跳过多少个音符，风雨坎坷连缀成多少首咏叹调，都是我内心那支口琴吹奏过的。这些曲调如泣如诉，有笑有泪，让我感慨万千。

长发飘飘不是梦

□史红霞

平凡人生

一头长发为我们家带来的烦恼，妈终于把我带到理发馆。从此，我可以在早上匆匆起床后便能直奔学校；但也从此，那个给我带来骄傲的、长长的马尾没有了。妈却为此颇得意一番：“你这个懒丫头，也只得如此。”

但那已成为过去。现在，一想到那梦寐以求的长发以及将由而产生的端庄气质，我怎舍得再对这一头秀发听之任之，不加倍倾心爱护呢？

“你们女孩子，就是喜欢追赶时髦。既然满街都是长头发，你何不把头发改剪得短短的，以突出自己的个性呢？”这是一位异性朋友的高论。我在惊叹于他出色洞察力的同时，不仅对他所谓“个性”的观点咋舌。我确实从未注意过他人头发的长短，只是在我梦中，我就是那个长发飘逸的女孩，这才是我梦的气质所在嘛！

总之，我不断地听着人们这样或那样的议论。于是更多的男人打探出了我要留长发的秘密，更多的“关怀”也就灌入了我的耳朵。

我明白：我是在用我的信念与朋友们的见解打一场持久战。人们啊，在芸芸众生之中，言行的标准难免相同，这本是无可厚非的。但很多人总喜欢以自己的标准衡量甚至限制别人的自由。而潇洒的生活者，正是那些不顾舆论、敢于追求自己人生准则的人。

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便不再顾虑别人的说三道四，开始一心一意地完成这个萦绕在心头的梦想。

而人们对于我头发的兴趣也渐渐淡下来，慢慢地，这渐长的头发，也成了大家生活中一件司空见惯的事。

依然兴奋的只有我。每每揽镜自赏，见那额前一缕卷发为我平添几分潇洒，想到不久的将来，就能清清楚楚地见到那个朝思暮想的梦中女孩，我不禁微笑了……